

UN LIBRARY

JUN 24 1990

UN COLLECTION



联合国 大会

Distr.
GENERAL

A/45/307
8 June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十五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项目34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1990年6月7日

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转交南非外交部长博塔先生关于你的特别代表法拉先生到南非访问的信。请将它作为大会暂定项目表项目34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杰里米·希勒(签名)

* A/45/50。

90-14586

附 件

1990年6月7日

南非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

在阿卜杜勒拉希木·法拉先生访问南非前夕,我愿重申我国政府对1989年12月14日大会《关于种族隔离的宣言》的立场,以避免对我国政府在原则上明确反对干涉南非内政的立场产生误解。附上一份1990年6月4日我对法拉先生即将访问南非所发表的新闻声明(附录一)。

正如1989年12月7日在我给你的信中所阐明,并在1990年3月20日我们在温得和克会见时向你所重申的一样,通过和谈为南非制订一部新宪法是只属于南非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南非政府决不同意任何外来机构篡夺这种责任。根据南非最近的动态,建议大会最好停止它对南非事务的不正当干涉。全世界都普遍承认,由德克勒克总统开创的改革进程不可逆转。这是南非新的现实。它要求非洲和其他国家政府从根本上重新估价它们对这种新现实的立场。没有必要对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进行监测。需要的是鼓励,不是干涉。

德克勒克总统今天向议会所作的发言进一步证明该进程不可逆转。谨附上他的发言节录(附录二)。大会对南非事态的进一步干涉只能起到反作用,而且于事无补,因为我们正极力使谈判开始进行。南非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应由南非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非洲大陆有紧迫的问题急需各方注意。非洲正滑向经济的深渊。除非制止这种趋势,非洲大陆的各国人民很快将面临永久和不可逆转的贫穷和衰亡的可怕现实。我的非洲同事或许会有不同意见,然而,今天我非常严肃地预测,除非非洲各国政府采取大胆和彻底的行动,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经济很快将要倒退到不可逆转的地步。现在就是采取这种行动的时候。德克勒克总统在南非已采取行动。我真诚地邀请非洲同事劝诫它们的领袖学习他的榜样。作为一名非洲人,我建议他们注意中欧的事

态,并注意西欧在建立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方面出现的新动态。然后,让我们自问,所有这些事态将会把我们非洲人引向何处?我们是否有一个计划?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关切的问题。继续攻击南非不会使我们得救。种族隔离制度终归是要消失的。我们正在为迎接没有种族隔离制度的未来作准备。我请问我的非洲同事:你们是否也在为迎接没有种族隔离的未来作准备?

博塔(签名)

附录一

1990年6月4日

南非外交部长在开普敦所作的声明

1990年3月20日总统与联合国秘书长表示对南非政治动态感兴趣。双方同意，秘书长的一们代表可采取近年来访问过南非的其他国际组织的特派团所采取的相同方式，并在与它们相同的基础上访问南非，以亲自了解最新的动态。

当时还明确说明，南非政府将这次访问视为秘书长有诚意获得关于南非内部形势的准确情况，而不是表明南非政府默认大会对南非内政的莫明其妙的干涉。

外交部长在1989年12月7日的信中阐明了南非政府对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草案的态度。南非政府明确表示，它拒绝大会垢行动。这仍然是南非政府的态度。然而，南非政府不反对向秘书长提供有关南非的确切情况，只要秘书长明白，这不能被视为南非政府为实施大会决议而进行的合作，南非政府拒绝这项决议，认为它逾越《联合国宪章》的范围。

附件二

1990年6月7日

南非总统在开普敦向议会联席会议发言摘要

就我们的授权而言，政府的主要目标包括使南非境内的政治进程正常化和使国际关系正常化。

就我们的国际关系来说，在我最近访欧以后，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的事实已无可置疑。

由于我国很有希望在国际社会中再次扮演全面而不受限制的角色，我国和它的各族人民因而会得到重大的经济和文化利益。

我们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我们需要外国的贸易和投资。我们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技术、文化和体育交流。我们有权使各国议会听到我们的声音。

有些南非人希望地球停转，让我们离此他去。这是办不到的事。我们也不能使时光倒流，逃避在过去的岁月中。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须在目前的国际现实较量，争取我国在国际中应有的地位。

我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此。

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必须给我国带来和平与稳定。这只能通过和平的政治谈判过程才能实现，而这首先需要政治过程的正常化。

而在这方面，我们在过去九个月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我国，政治活动目前受到很少的限制或已不受限制。个人和政党能够畅所欲言。他们能够按其意愿组织起来参与和平示威。

对我国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许多南非人宁愿掩盖这些不愉快的政治现实，假装这些现实情况不存在，继续生活在舒适和悠然自得的环境里，这无疑是比较少烦恼的做法。

不过，总的说来，政治过程的正常化是有好处的。

许多组织，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现在不再享有神话般的地位。它们现在要在开放的意识形态市场里维护其政策。它们要对其言行负责，忍受人们的责难。以往奉这些组织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新闻媒介现在日益质疑它们的政纲和方案。以前它们被认为备受压迫的时候，外国的听众同情地倾听它们的申诉，但现在它们参加了公开的政治论坛后，其方案和政策受到日益的怀疑和质疑。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正常化的过程是充满创伤的。但没有这些创伤，我们就不能达成议定的持久解决办法或实现我们同世界各地关系的正常化。无论如何，许多人对此感到迷惑，有时感到恐惧。伴之而来的是人们日益增高的期望达到危险的程度和暴力日增，纳塔尔的情况尤其如此。

极其重要的是，我国政府处于这样的时期必须坚决维持法律和秩序。自从9月20日以来，这也是我们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

在我的就职演说中，我表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对付动乱、暴力和恐怖主义。2月2日，我曾强调，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不能受到危害：

“政府不会放弃这方面的责任。政府会动员一切力量消除不论来自哪个方面的暴力。和平示威不容许成为无法无天、暴力和恫吓的跳板。”

我在4月2日的讲话中更详细谈到整个安全的问题。我宣布了政府为加强维持特别是纳塔尔的法律和秩序而会采取的一系列实际步骤。一般说来，这些步骤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另一个经常性的题目是政府对紧急状态的态度。

我的前任经常表示，他希望一旦情况许可就立即消除紧急状态。

我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会“设法创造环境，使我们能够取消戒严，或最低限度也会逐步取消。

2月2日，我再次表示我希望一旦情况许可就立即完全终止戒严状态，我请求

每一个人给予合作。

4月2日，我再表明这个观点，但还表示我们所处的情况还需要维持政府所宣布的戒严状态。

戒严状态定于6月8日午夜失效，政府要再一次考虑这个问题。

在慎重考虑到所有有关因素后，我决定宣布，除纳塔尔外不再实行全国普遍性的戒严。

政府动用了一切力量和资源，力求使社会回复正常状态，单就安全方面而言，应以本国的普通法来应付残余的暴力事件。目前这一点已经达到目的。

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下面的主要考虑：

就纳塔尔而言，该地事实上仍然处于这样的紧急状态：大众的安全和公共秩序的维持受到严重威胁，而本国的普通法律又不足以应付。在纳塔尔，黑人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日益增加，性命和财物以令人惊恐的比例遭到破坏，该地遭受恫吓的情况十分恶劣，因此仍然必须动用现有的最强力手段加以应付。为此，我在咨询了政府安全顾问和内阁的意见后，决定宣布纳塔尔省处于戒严状态，其中包括夸祖卢自治领土在内。

这项宣布将见于明天（1990年6月8日）的《政府公报》中。

为了保持纳塔尔的秩序与稳定，并填补由于结束戒严而可能出现的真空，政府已决定大规模扩充安全部队。

我还想利用这次机会谈一下消除谈判道路上的所谓“绊脚石”的进程问题。

我今天的讲话涉及一个在南非内外不断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愿意强调的是，政府的决定与其他任何方面的压力毫无关系，政府也不想捞取政治资本。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我们从没有把戒严视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然而，解除戒严的真正结果是搬掉了一块主要的绊脚石。

关于《格鲁特斯库尔备忘录》提到的其他事项，我谨声明如下：

比《格鲁特斯库尔备忘录》更进一步的是，一个工作小组在5月14日那个星期，就包括流亡者和判决犯等各方面的问题举行了讨论。而后，与会者必须向其各自的负责人作汇报。政府审议了这份报告并准备加以执行。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允许他们迟至1990年7月10日再向我们通报他们的反应。因此，在这方面如有任何拖延，必须由非洲人国民大会负责。

同时，作为一种表示，我还是愿意按照《宪法》和《监狱法》赋予我的现行权利，释放48个人。在这方面的任何进一步进展将取决于工作小组报告的执行情况，政府是准备执行报告的。

司法部长将负责处理这方面的进一步细节问题。

关于保安法，政府已经并正在研究保安法中那些可能会妨碍自由进行和平政治活动的有关方面，由于对现存制度的猛烈攻击已有减少，这些方面可能不再必要。

关于所谓流亡问题，尽管我们还在等待非洲人国民大会对工作小组的报告作出反应，政府也已开始采取行动了。

对于一些到这里来建立和平政治体制并开展活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已给予缓刑。与此同时，南非警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之间也建立了联络管道，从而可以在地方一级就地监测和处理暴力事件和恫吓事件。

在消除歧视方面，政府也已根据消除歧视的政策采取行动。《公共场所隔离法》废止案现已提交议会，其废除指日可待。明年年初，将开始处理《种族区域法》和《土地法》。

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政府是恪守我自担任国家总统以来所作出的承诺的。我们不是说说而已。我们确实在迅速而紧凑地执行我们所设想的种种步骤。建设新南非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进程。我们正处在真正谈判进程就要开始的关头，现在是其他重要角色尽其本份的时候了。

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现在决不应再摇摆不定。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非洲人国民大会应明确说明其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非洲人国民大会现在必须通过其言行来证明遵守《格鲁特斯库尔备忘录》的原则。

的确，从格鲁特斯库尔会议以来，有迹象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或至少其多数领导人）是在努力实现该备忘录中的目标的。

就该备忘录而言，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双方“对解决现存的暴力气氛和无论来自何方的恫吓以及对稳定与谈判的和平进程有着共同的责任”。6月2日，曼德拉先生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在反对人民内部任何形式的暴力问题是团结一致的。

总的来说，他们的集会和游行组织的很好，显然，他们确在努力。然而，非洲人国民大会要走的路还很长。这些积极的方面同继续支持所谓“武装斗争”的行为如何调和呢？使这些积极的方面如何与曼德拉先生6月2日的讲话相吻合呢？他说：

“我们所能接受的唯一的暴力行动是以掌握适当、目标审慎选定的武装活动形式出现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

非洲人国民大会心目中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 是对他和他的同事最近访问开普敦提供保护的同一个警察部队吗？
- 是他和他的同事本着和平解决的善意与之进行讨论的各部部长吗？
- 是黑人城镇和本土的政治反对派吗？

非洲人国民大会也应以同样的方式来解释其对经济问题所采取的自相矛盾的立场。

6月5日，曼德拉先生在博茨瓦纳的一次会议上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希望在南非实现具有“强大经济”的非种族主义的民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这种观点怎么能和其不断呼吁对南非实行制裁的做法相一致呢？难道它不理解制裁有损于所有南非人的经济前途吗？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方面不断要求对经济的重

要部门实行国有化，另一方面却表示愿意建立强大的经济，这两者怎么能统一起来呢？难道它不知道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会给今后外国对共和国的投资带来潜在的灾难性的影响吗？

现在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适当说明自己及其真实意愿的时候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格鲁特斯库尔备忘录》作出的承诺必须体现在其今后的一切言行之中。

南非的领导人现在必须挺身接受时代的考验。

在南非、南部非洲以及全世界，过时的政策和制度正为人们所抛弃。谈判正克服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再也没有必要、也没有任何理由通过暴力实现政治目的了。

历史将要求我们说明，我们是否愿意摆脱自己自私的特殊利益和偏见，以建设一个新的未来。

冲突必须终止。秘密计划必须撕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过去的不公正，无论实有其事或出于想象，让我们把它忘记，让我们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没有猜疑、没有偏见、没有仇恨和强权的崭新未来，一个我们大家都感到安全的未来，一个既没有歧视、也没有争权夺利的斗争的未来。一个让我们所有人都以身为南非人而自豪的未来。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由我们决定的未来，不是由外来利益支配的未来。
